

《涉江》解

陳子展

一、屈原被放江南在今何地？

《涉江》一篇是屈原被放江南，途中紀事之作。他這次被放當在頃襄王七年，或遲到十二三年之間。其後經過多少時日？是如《哀郢》說的九年就是九年，還是古人說九有時不是實義，只是多義久義（汪中《釋三九》），九年就是多年或十多年的意思呢？凡是認為屈原在秦兵攻陷郢都以後不久殉國自沈的學者，從明末王夫之到現代郭沫若，都該一定以為《哀郢》說的九年不是實數。而《涉江》當是作者初放江南的時候所作，不一定是「緊接」《哀郢》的作品，如游國恩《介紹屈原作品》一文中所說。

當時在楚國，所謂江南，是指什麼地方呢？屈原放於江南之野，難道江南原是楚國放流罪人的地方？饒宗頤《楚辭地理考》一書裡說得好。他說：「楚江南，自悼王時吳起平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按，此見《後漢書 南蠻傳》）。然仍屬南蠻，號稱難治，惟其在楚為遐壤，於是以為黜臣竄逐之所。王逸《章句》：遷屈原於江南（《離騷序》），又云：屈原放於江南之野（《九章敘》）。《史記 鄭世家》：楚莊王入自皇門，鄭襄公內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懷怒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此本《左傳 宣十二年》文）又《張儀列傳》：鄭袖日夜言懷王曰：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此可見楚江南自來為遷謫之地。屈賦《涉江》且言，哀南夷之莫吾知。後漢黔中尚屬五溪蠻，靈均時自益難說。楚人之視江南為僇人貶所，亦猶漢後之視交廣耳。」這說的不錯。

所謂江南，屈原放逐之地，確在什麼地方呢？程恩澤《國策地名考》六說：「案言江南者，諸說不同。《秦本記》楚人反我江南。《正義》曰：黔中郡反歸楚。（原注，即《楚世家》所云江旁十五邑。）《趙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備越。《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楚辭章句》江南，在湘鄂之間。徐廣曰：江南者，丹陽也。秦鄣郡。高士奇曰：楚初都丹陽，在枝江，居江南。後徙郢都，曰荊州，居江北。別都鄂，即武昌，

亦在江南。自荊州以南，皆楚所謂江南也。是江南所包者廣。（《秦本紀》云：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下云：楚人反我江南。《正義》曰：黔中郡反歸楚。其事在白起拔郢後一年。）顧觀光《七國地理考》三說：「《秦本紀》云：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正義》曰：黔中郡反歸楚。是江南即黔中也。而始皇二十一年又云：王翦定荊江南地，置會稽郡。蓋自今四川之夔州府，至江蘇之松江府，屈曲二千餘里，凡在大江以南者，皆楚之江南矣。」依上引兩家之說，可知這次屈原被放的地方，是狹義的江南地方。「江南，在湘鄂之間」，即「自荊州以南」。江南亦即黔中郡，其大部分在今湖南省常德、辰州以及湘陰、長沙、岳州一帶地方。這就是為什麼這一帶地方至今相傳有許多關於屈原的古跡，而其地方志書上特別多有關於屈原傳說的記載，尤其是集中在古武陵，今常德的一個地方。《涉江》一篇恰有屈原被放到這個地方所見沿途風物的描寫，幫助我們來證明。

《七國地理考》又說：「屈原《涉江》賦，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水經》云：江水又東過郟縣南，鄂縣北。注引《九州記》云：鄂，今武昌也。《涉江》所歷之路，自東而西。故下文云：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謂自武昌陸行，過咸寧、蒲圻而至岳州也。至此則復乘舟入湘以達於沅。故下又云：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沅水東入洞庭，而原西向，故溯江而上也。」這說屈原涉江所經過的路線很明確了。大概說，屈原在一個冬季的日子，從荊州（郢都）出發，涉江到了武昌（鄂渚），從東北往西南。即從武昌陸行，經過咸寧、蒲圻到達岳陽。又乘船浮洞庭，傍湘水，上溯沅水，進入沅水流域，到了常德、辰州地區，溱浦似是終點，而久留常德。這就是屈原放逐江南的所在。倘若說《涉江》不是作在放逐之初，即在《哀郢》十多年以前，那麼，《哀郢》之後緊接《涉江》，再作《懷沙》等篇絕筆之詞，只算是作者的一次旅行自殺，殆未必然！何況當時秦兵破郢以後，跟即進取江南黔中，也未必容許作者逍遙戰地，低個感慨，旅行尋詩罷！《涉江》裡所表達的詩人情思雖然有些失望，但是還沒有走到絕境。所以篇末結句說：「懷信佗傺，忽乎吾將行兮！」言外尚有不知流竄何所之感。《哀郢》、《悲回風》、《懷沙》等篇則不然。其時在秦兵破郢，國都東遷之後，其地不出長沙、岳陽一線，既不得隨國東遷，而敵人正向江南黔中挺進，而自己又不能就安全寄頓，所以表達出來的詩人情思就只有絕望的慘叫，絕命的悲號了！

二、《涉江》篇中之游仙思想

《涉江》發端一段略有《離騷》篇末遠逝的意思，又像約述了《遠游》一篇的大旨，不過欠了明說這兩篇裡雲游空中瞥見故國而悲傷留戀的一層愛國思想。這兩篇都沒有明說服食長生的話。《涉江》裡卻說道：「登崑崙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屈原真是相信了神仙家服食之說，就想食玉英、求長生嗎？《楚策》說：「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由此可見，當時在楚國，不僅是老莊一派道家思想瀰漫之地，便是燕齊海上陰陽家一派的方士神仙家之說也已流行。屈原並不能自外於這種風氣，而且從他的《涉江》和《遠游》一類作品啟發了魏晉時代的游仙詩人一派。

不過，屈原究竟是一個偉大的實際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失敗以後，創作辭賦，言志告哀，纔用這種神秘思想，以及楚國早已流行的古老神話，歷史傳說，豐富了自己的想像，滋養了自己的作品，還是一面吸收，一面揚棄。後世的《楚辭》學者，不知道怎樣善用誦詩知人，知人論世的方法，便簡單地徒憑個人的主觀見解，依照自己的面貌，塑造一個屈原。認為他是儒家，是純儒，不應該雜有道家神仙家一類非儒家的思想和話頭，致疑他的作品中有偽作，如《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乃至《九歌》都是，卻又舉不出什麼無可辯駁的證據和理由來。這就真是所謂疑所不當疑了。

（引自《楚辭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1966年11月版）